

春
張
恨
水
著
明
外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出版

春明外史(全十二集)

每集定價銀九角
七至十二集合售銀五元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作 張恨水

出版 世界書局

印刷 世界書局

發行所
上海各書局
世界書局

不准翻印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七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四十四回 | 對影三人夕陽無限好 | 依山一笛高處不勝寒 |
| 第四十五回 | 遠道供山珍百朋相錫 | 下廚勞素手一飯堪留 |
| 第四十六回 | 卜宅近芳鄰喜環碧樹 | 迎秋有樂事約種黃花 |
| 第四十七回 | 學尙塗鴉餽釘空摘句 | 功成喝彩旦夕自尋香 |
| 第四十八回 | 鸞畫分金割愛助膏火 | 讀書補拙勉力答瓊瑤 |
| 第四十九回 | 淑女多情淚珠換眷屬 | 書生吐氣文字結因緣 |
| 第五十回 | 酒食情人擲金留笑去 | 脂粉地獄微服看花來 |



第四十四回 對影三人夕陽無限好 依山一笛高處不勝寒

史科蓮在一邊看見，心裏想道：凡是男女朋友，他們若在一處，總是討論學說，爭辯主張，沒有一個說到私事的。自己覺得好像不著痕跡，其實真是太深了。像余瑞香表姐他和他的情人，隔着重洋，萬里迢迢，彼此通信，似乎只要說些慰藉的話，也就可以了。可是他們一封信寫上七八十頁紙，無非什麼主張，什麼學說。你贊成我，我也贊成你，稀鬆的了不得。而今再看楊杏園和李冬青那樣客客氣氣的高談學說，正是一樣。大概青年男女的交情到了七八分深的時候，免不了常常相見，相見又不能不矜持一點，就只好借重這一塊學說的招牌，做兩個人



相見談話的引子，而且兩個人的目的，既不在此，主張出入，絲毫沒有關係，所以你贊成我，我也可以贊成你。史科蓮自以爲冷眼旁觀，十分清楚。所以他在一邊，默然不語，反覺得有味，看他們是怎樣一個結果？後來李冬青談得久了，覺着把史科蓮扔在一邊，很不過意，也就常常回轉頭來，問他一兩句。他當然點頭答應，完全同意。坐了一會，那太陽望西偏着，已經只有幾丈高了。史科蓮他是瞞了出來的，便對李冬青說要回去。李冬青以爲兩個人同來的，他一個人先走，似乎不妥，說道：我也走罷。楊先生大略還要到貴友那邊去。楊杏園道：我那位朋友早走了，我一個人在這裏，也沒有什麼趣味哩。說時，便掏出錢來，會了茶錢，一路離開五龍亭。依着楊杏園便要替他們雇船，史科蓮道：我不用過海，我就走這後門出去了。他和李冬青並排走着，楊杏園稍後有兩

尺路，說着話，慢慢的走去。楊杏園聽說史料蓮走後門，就和史料蓮李冬青點個頭，說一聲再會，自己一個人走上過海的船去。船到了南岸漪瀾堂，走上岸去，信着腳步向西走。過了迴廊，一帶柳岸，背山面水，很是幽靜。因為這個地方，來往的人少，路上草也深些，水邊的荷葉，直伸到岸上來。岸邊有一株倒着半邊的柳樹，橫立在水面上，恰好擋住西下的太陽，樹陰底下，正有一塊石頭，好像爲着釣魚之人面設。楊杏園覺得這個地方，很有趣味，便坐在石頭上，去聞荷花的清香。水面上的微風吹來，掀動衣袂，很有些詩意。由詩上不覺想到李冬青，心想要找這樣和婉能文的女子，真是不容易。有時候，他做的詩，十分清麗，我決做不出來。楊杏園坐在這裏，正想得出了神，忽然身後有一個人喊道：楊先生你一人在這裏嗎？楊杏園回頭看時，正是李冬青，笑道：我愛這地

方幽靜，坐着看看荷花。李冬青道：難道不怕晒？楊杏園這才醒悟過來，太陽已經偏到柳樹一邊去了，從柳條稀的地方穿了過來，自己整個兒晒在太陽裏面。笑道：剛才坐在這裏，看水面上兩個紅蜻蜓，在那裏點水，就看忘了。李冬青和他說着話，慢慢也走到石頭邊，撐着手上的花布傘，就在楊杏園剛坐的那塊石頭上坐下了。楊杏園道：密斯李怎樣也走到這邊來？李冬青道：我送了密斯史出後門去，我也是由北岸坐船來的。到了這邊，我也愛這西岸幽靜，要在這裏走走。楊杏園道：這日子還沒有什麼趣味。到了秋天，這山上滿山亂草，洒上落葉，岸邊的楊柳疎了，水裏的荷葉，又還留着一小半，那時夕陽照到這裏來，加上滿草地裏蟲叫，那就很可滌蕩襟懷，消去不少的煩惱。李冬青笑道：楊先生這一遍話，把秋天裏的夕陽晚景，真也形容得出。這是幽人之



致，人閑重晚晴啦。楊杏園笑道：幽人兩個字，不但我不敢當，在北京城裏的人，都不敢當。有幾個幽人住在此處？李冬青也笑道：不然，古人怎樣說，冠蓋滿京華，斯人獨憔悴呢？楊杏園記得隨園詩話中有一段詩話。一個老人說：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一個就解說：不然，天意憐幽草，人閑重晚晴。正和這段談話相似。這正是他讀書有得，所以在不知不覺之間，就隨便的說了出來。覺得生平平章人物，都是持嚴刻的態度，沒有三言兩語，可以說得他死心塌地的。這時李冬青輕描淡寫的說了這幾句，他就心悅誠服，完全同意。雖然有人說，情人言語，無一句一字不是好的，但是他不相信這句話。他便對李冬青道：這話自然可以駁倒我所持的調論，但是我也無非是個餬口四方的人，怎樣敢以憔悴京華自命。李冬青笑道：我並不是駁楊先生的論調。楊



杏園也怕他誤會了，連忙說道：「自然不是駁我。兩個人都這樣忙著更正，倒弄得無話可說。」李冬青收起了傘，扶着石頭，慢慢的走到水邊下，回轉頭來，不覺一笑。對楊杏園道：「你看岸上一個影子，水裏一個影子，這正是對影成三人啦。」說時，他身子一歪，他怕跌下水去，連忙望後一仰，以便倒在岸上。楊杏園站在身邊，也怕他要跌下水去，搶上前一步，伸手將他一扶，便攙着他拿傘的那隻胳膊。李冬青倒退一步，這才站立住了。當時在百忙中，沒有在意，這會站住了，未免不好意思，兩臉像灌了血一般，直紅到脖子上去。楊杏園見人家不好意思，也大悔孟浪，心想他若一不諒解，豈不要說我輕薄？自己退了一步，也站着發呆。李冬青抽出紐扣上的手絹，在身上拂了幾拂，又低頭拂了一拂裙子，笑道：「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」楊杏園也笑道：「所以孝子不登高，不

臨深。兩人說了這樣幾句陳書，才把不好意思的情形，遮掩過去。楊杏園又道：密斯李剛才說對影成三人，我想要上頭是月亮，下面是水，中間是人，這才有趣。李冬青道：月亮下固然是好，但是水面上的斜陽照到人身邊來，却另有一種趣味。說到這裏，我就要回套楊先生剛才所說的，是秋天的斜陽好。金黃色的日光，一面照着平湖淺水，一面照着風林落葉，才是圖畫呢。楊杏園笑道：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李冬青對於這話，好像沒有聽見，打開他手捏的那柄扇子去撲草上飛的一隻小黃蝴蝶。這蝴蝶往南飛，他也往南追，追得不見了，他才算了。楊杏園看見，也從後慢慢跟了來。李冬青扇着扇子道：倒招出我一身的汗。提着手上的傘，將傘尖點着地，一步一步望前走，慢慢的已繞過西岸，便對楊杏園道：楊先生也要回寓了吧？楊杏園道：我還想在這裏面走走呢。



李冬青道：「那末，我就先走。」說着他彎腰鞠了一躬，便含着笑容，向大門口走去了。楊杏園望着他的後影，直等不見了，便在路邊一張露椅上坐下了。心想：這樣個年青的人，何以對於一切世事，都這樣十分冷淡，我真不解。他的家庭，似乎有一幕不可告人之隱，所以他處處都是強爲歡笑的樣子，但是我想他本人身上，總沒有什麼問題，何以也是這樣疎疎落落的？就以他交的女友而論，人家敬愛他的很多，他却只和那位顧影伶仃的史科蓮要好，也就可怪。一個人坐在露椅上，發了一會子呆，忽見地下，有些東西移動。定睛仔細看時，並不是什麼東西，原來是太陽落下去了，月亮的光，便漸漸亮起來。他坐在的地方，正是一株大槐樹，月亮的光，從樹葉裏穿着落到地下，樹一動，彷彿就有些薄薄的影子，在淺草上爬來爬去。楊杏園抬頭看時，大半輪月亮，正在樹





的東邊，月亮邊幾個大一點兒的星，銀光燦爛，正在發亮。藍色的天空，已經變成灰白色了。自己好笑起來，一個人坐在這裏，算什麼意思，起身便望大門口走。走到那石橋，靠在欄杆上，又看了一會荷花，忽然有一個人，伸手撫着他的背，回頭看，却是華伯平。楊杏園笑道：秘書老爺，好久不見啦。華伯平笑道：大文豪大記者。楊杏園道：你們統一籌備處是個極時髦的機關，薪水照月發的，你這三百六十塊錢的現洋，夠花了。吧？我們這算什麼，像做針線的女工一般，全靠幾個手指頭，何從大起？華伯平便拉着他的衣服，說道：走走！我請你吃晚飯。你兩次找我，沒有遇着，今天算是陪禮。楊杏園道：聽說你在別的地方，又弄了兩個掛名差事，真的嗎？華伯平笑着說道：你們是乾淨人，不要打聽這樣卑鄙齷齪的事情。走走。楊杏園道：怪不得你忙呢，有三個衙門要到，自然沒



工夫了。華伯平道：衙門裏屁事，籌辦處，每天去一趟，其餘兩處，十天也不到一回。楊杏園道：那末，爲什麼還忙得很？華伯平道：除了打四圈，在惠民飯店裏，我是坐不住。早幾天，一吃了飯，就躊躇到那處去玩好。後來熟人一多了，公園遊藝園這些地方，只恨不能分身去應酬。到了晚飯之後，照例是一趟胡同，非到一點鐘後，不能回家。你想，那還有工夫出來找朋友？楊杏園道：你這樣鬧，不但經濟上受大影響，與衛生也有碍。華伯平一皺眉道：這也是沒有法子，你不去，也有人找你。楊杏園道：我聽說碧波你也給他弄了一個顧問，是真的嗎？華伯平道：是真的。楊杏園道：他不過是一個學生，你們的處長，既不認識他，又無聯絡他之必要，給他這樣一個名義作什麼？華伯平道：怎麼是名義？一百塊現洋一個月啦。自然不認識他，也不必聯絡他，這完全是我提拔他。楊杏園

道：你和貴處長一保薦，他就答應了嗎？華伯平笑道：這真是笑話。我們做處的顧問，本來有三四百，也有處長自己請的，也有各處代表硬要的，也有各方面頭等人物薦的。其餘便是和處長跑腿的幾位政客開單密陳的，最後處長就把這一大批的名單，交付一個機要秘書，繕寫清楚一個等次，由他批准。偏是那時我也在辦公室裏，老總就叫我幫着辦理。楊杏園道：老總又是誰？華伯平笑道：老總就是處長，我們同事這樣說慣了呢。那位機要秘書，繕名單的時候，他却私自加上四五位去。其實我也不留心，他却做賊心虛，對我說：這是那個闊人的姪子，那個闊人的大舅，非加上不可，得去和老總說。你何不也加上一個名字，每月至少弄他一百元。我就說：我的名字，怎好加上去呢？那不成了笑話？他說：誰說要你的名字呢，阿貓阿狗，你隨便寫一個得了。我說：亂寫

一個也行嗎？他說：亂寫到底差一點，你把你的令親令友開上一個得了。若是在什麼公團裏辦事的，那就更好。我聽他這樣說，一想碧波近來手頭很窘，他又是什麼文化大同盟的會員，何不把他弄上？因此就開了一個名字，給那位機要秘書，而且說明他的履歷。他欣然答應，就把他寫上名單去了。其初我還認為未必有效，誰知過了兩天，他真的給我一封聘函，說是已經規定了，每月一百元夫馬費。我拿了這封信去告訴碧波，他還以為我和他開玩笑呢。楊杏園和華伯平兩個人站在石橋欄杆邊說話，忘其所以。直等話說完了，華伯平才重申前請，要楊杏園去吃晚飯。楊杏園道：我原不用得和你客氣，但是到了這時，是我辦事的時候了，我不能再耽擱，你若請我，改為明天罷。華伯平道：這裏的西山八大處，我只去過一次，你若抽得出工夫來，我們同到八大

處去玩一天，好不好？楊杏園道：「這個熱天，爬山有些不合宜。華伯平道：『咱們坐轎子。』楊杏園道：『坐轎遊山，這似乎有些笑話。那種轎子，兩根木槓，抬一把藤椅，真有些像江南人抬草廟裏的菩薩。而且上山望後，倒下山望前，衝，也不舒服。』華伯平道：『那末，不上山，在山腳旅館裏坐坐，好不好？』我還有個新朋友，在半山中新蓋一所房子，高興我們可以在那裏借住一宿，第二日一早回家，也不誤事。楊杏園欣然道：『好多年沒有在郊外住過了，你果真去，我可以奉陪。』華伯平道：『我一天到晚沒事，有什麼不去？』你明天早飯後在家裏等我，我坐了汽車來邀你。楊杏園道：『好，就是這樣辦。』就和華伯平分手回家。到了次日，楊杏園起了一個早，把所有的稿子，都預備好了。編稿子的事，就打電話，託了同事的代辦一天。不到十一點鐘，各事都預備妥了，便催着長班開早飯。這裏飯只

吃了一碗，華伯平就走進來了，後面還跟着有吳碧波、楊杏園道：很好，三個人不多不少。你們都吃了飯嗎？華伯平指着吳碧波道：在他寄宿舍大飯廳上吃的飯，居然是一家很齊備的小館子。在北京當大學生，真是最舒服不過的事，什麼都有人替你準備好了。吳碧波道：你很羨慕學生生活，我們換一換地位，如何？華伯平道：無奈人不能當一輩子的學生，若是能當一輩子的學生，誰不願意？他二人在說笑話，楊杏園便趕忙吃飯。吃過飯之後，胡亂洗了一把臉，催着長班沏茶。等茶沏好了，又滾熱非常，各人斟了一茶杯，只端起來沾了一沾嘴唇，便放下來。等不及喝了，三人就忽促出門登車而去。汽車出了阜成門，不一時，便來到鄉下。這汽車經過的馬路，兩面都種着柳樹，雖然也有間斷的地方，却離不很遠，汽車在綠陰裏面飛跑，清風迎面而來，倒也不覺的熱。